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13
3017
1



門 口 13
號 3017
卷 1

獨見附標

補義莊子因

寬政丙辰年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年二十四', '持當與清君', '錦武飲', '然不能刻', '資而已', '莊子諸注']



刻莊子因序
 予年二十四五時。嘗與清君錦武欽
 繇及弟章相集。其談莊子。然不能刻
 意討論。而徒以為諧謔之資而已。余
 於是別獨自蒐獵尋究。莊子諸注家

之說。無一當吾意者。乃更盡棄諸說。
獨就本文。日夜潛心讀之。以求得其
真旨。然以其文辭。離奇錯落。眩亂人
耳目。沈洋恍惚。竟不能識其緒。而徒
歛古文不可企窺而已。及三十已後。

則每讀有所達。積久始得不惑。後得
胡氏獨見。喜其說。頗有所合。即書其
冊上。以吾所得。近又得林雲銘。莊子
因讀之。其書每句下有注釋。通塞導
滯。不遺餘力。乃於其篇旨。雖與余所

見不必全合。而曲盡旁暢。炳如揭日
矣。蓋余嘗謂古文不可得讀。則六經
亦不可得讀也。而莊子則非古文與。
且其說未必深背孔子。則亦不可不
讀之書也。雖然。小子輩之所難讀。必

亦猶如予少年時。則二書豈非南華
之良階梯乎。心欲刻二書。會尾張秦
士鉉書莊子。因上層以獨見。而并刻
之。而請其序。予考其舉大輿余宿志
合也。因為不辭作之序云。

寬政九年丁巳夏五月八日

平安皆川愈撰并書



補義莊子因序

郭子玄解莊也。晉時清言家之莊而非古莊也。
宋明諸家解莊也。宋明諸家之莊而非古莊也。
然則莊其不可見乎。匡廬之山。右而望之爲峰。
左而望之爲巒。而其爲廬山則固在焉。則莊豈
不可見乎。去歲余嬰疾。自春涉冬。前日之業。棄
如土。明日之事。死爲隣。於是讀莊。欣然有會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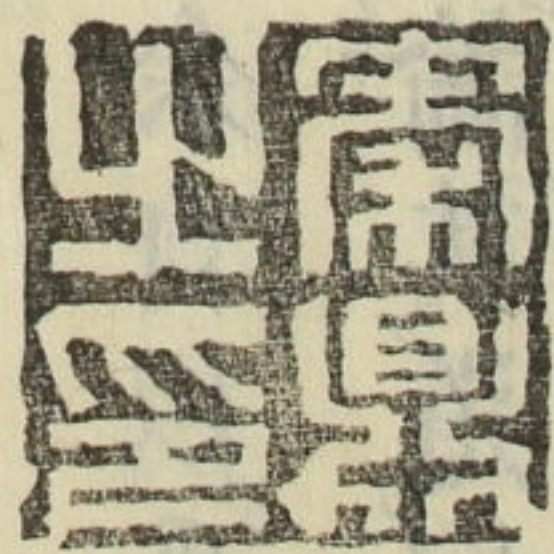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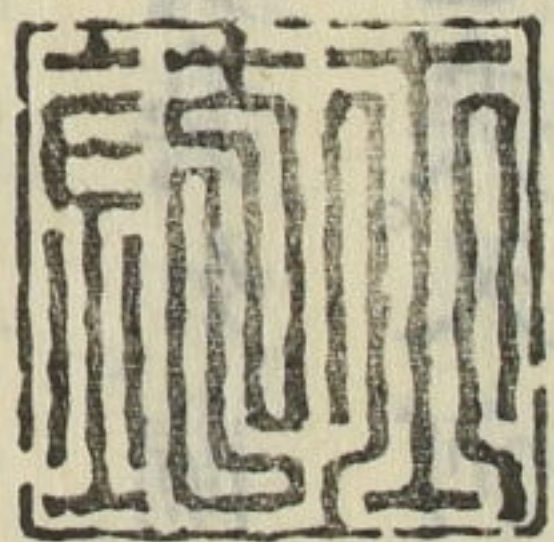
莊子因
心。心會意樂。遂取林氏因訂之。次第治之。終補其闕矣。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余學儒者也。則諸老先生猶謂其可相繼。而疑於余乎。凡人之相交。情同則親。異則踈。今相會乎一堂之上。聊娛一日之餘閒。誰亦舍賞心之悟。而就他強語乎。雖笑不樂矣。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者爲友。莊叟已言

之乎。千歲之上。余則今欣然有會於心。引以相語。取以爲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故余自以爲莊非異世人也。驩友而已矣。又何暇論其道同與不同。如曰莊之可見也。以其所可見而見之也。林氏豈然乎。則余固亦直寄焉爾。而爲不知已者。詬厲也。則有所不恤焉。雖然。林氏亦可謂知莊矣。其論蘭亭序也。卓乎有所見矣。詩云。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斯言也。雖諸老先生。亦讀莊可矣。

寬政八年丙辰春三月

與不同。或曰。其尾張。其秦鼎。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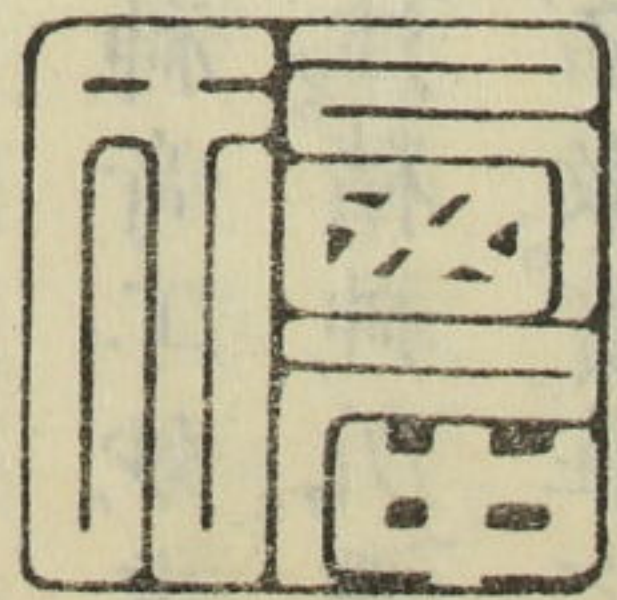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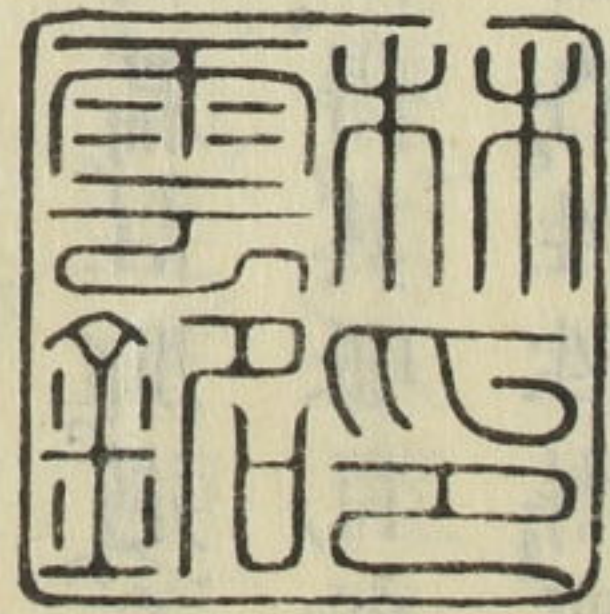
增註莊子因序

古今能文之士。有不讀莊者乎。既讀。有不贊其神奇工妙者乎。余竊謂讀莊者。實未嘗讀得莊。而贊之者。亦未嘗贊得神奇工妙處也。何也。蓋凡讀書家。必先識得字面。而後能分得句讀。分得句讀。而後能尋得段落。尋得段落。而後能會得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此不易之法也。莊之為文。其字面有平易醇雅者。即有生割奇創者。其句讀有徑捷雋爽者。即有艱澁糾纏者。其段落有斬截疏明者。即有曼衍錯綜者。若不逐字訓詁。逐句辨定。逐段

莊子因
分析如前此註莊諸家解其可解而置其不可解甚至穿鑿附會顛倒支離與作者大旨風馬無涉凡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悉付之雲霧惆恍雖極口嘉贊無殊醉呶夢寤莊必不受也余註莊二十有七年矣鐫木之後分貺良友卽攜歸里貯建溪別墅與二三方外畸人講究丹訣借爲印證原不靳於問世寅卯閩變余家盡爲逆氛毀奪所註經書藏稿十餘種同作劫灰而是書賴有鋟板獨存懲羹吹齏不得不爲無窮之慮與近註古文析義前後編並行於世今且遍及海內矣茲再加繙閱其中有鄙意所未

盡者恐初學或費探索因竭四閱月玩味揣摩之力重開生面將內七篇逐段分析逐句辨定逐字訓詁誓不復留毫髮剩義而外篇雜篇雖屬內篇註脚遇有神奇工妙處亦必細加改訂分別圈點鈎截得其眼目所注精神所滙而後已至如質手擬莊攬入篇內徃徃得罪名教實莊之秕莠蝨賊必不可姑容者謹一一摘其紕繆從旁抹出鐫爲定本以公同好昔朱晦菴大學章句成於五十九歲至七十一猶改註誠意章學以年進務求至當不易良工苦心千載如見余何敢妄擬古人但以數十年寢食於莊久

已稔其大旨。迄今論定而段落字句之間始無遺憾。因歎著述之難如此。海內讀莊者開卷欣賞如見其人。不至茫然射覆臆鉤。僅為世俗虛贊。當亦諒余今日之苦心也夫。康熙戊辰季秋望日三山林雲銘西仲氏題於西湖畫舫



凡例 計五則

- 一 字面訓詁照填於本句之下。然後再解本句之意。如本句既解。應合數句而總解者。必加一小圈別之。
- 一 每段必分疏本段大意。或加評語。凡遇小段。則加已上二字。遇全段。則加通段二字。俱加一小圈別之。
- 一 凡篇中綱領段中眼目。必旁加重圈。其埋伏照應處。旁加黑圈。其措意精深。摘詞工妙處。旁加密圈。其轉折另提。或襯貼找足處。旁加密點。其小住歇處。必加橫截。其大住歇處。必加曲截。原

馬按。明清人各
性。有自批其
文者。惜甚矣。此
有凡例。及每篇
總論亦然。今不
敢刪。奈然不可
不辨也。

本缺畧。今悉補出。庶學者開卷了然。不煩探索。
 一每篇後總論。必先揭出本旨。逐段啣接脫卸。如換一篇。
 全章入股文字。俱要還他渾渾成成。一篇妙文。不敢如
 前此註莊諸家。輒指東話西。自逞機鋒。將本旨盡行埋
 沒。却也。具眼者諒必知之。
 一原本音註。總彙二紙。冠於編首。今恐煩學者檢閱。特改
 列於本字之傍。舉目即得。甚為省力。

西仲氏再識



莊子篇目

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卷之二 內篇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三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之四 外篇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之五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六

雜篇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五

莊子篇目

莊子總論

三十三篇之中。反覆數十萬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輕仁義。一死生。齊是非。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而已矣。篇之有內有外。有雜。皆出於世俗。非當日著書本意。內七篇是有題目之文。爲莊子所手定者。外篇雜篇各取篇首兩字名篇。是無題目之文。乃後人取莊子雜著而編次之者。逍遙遊言人心多狃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己見而貴於虛。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

帝王則外而可王。此內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篇相因之理也。若是而大旨已盡矣。外篇雜篇義各分屬。而理亦互寄。如駢拇馬蹄。胫篋。在宥。天地。天道。皆因應帝王而及之。天運則因德克符而及之。秋水則因齊物論而及之。至樂。田子方。知北遊則因大宗師而及之。惟逍遙遊之旨。則散見於諸篇之中。外篇之義如此。庚桑楚則德克符之旨。而大宗師應帝王之理寄焉。徐無鬼則逍遙遊之旨。而人間世應帝王。大宗師之理寄焉。則陽亦德克符

之旨。而齊物論。大宗師之理寄焉。外物則養生主之旨。而逍遙遊之理寄焉。寓言。列禦寇。總屬一篇。為全書收束。而內七篇之理均寄焉。雜篇之義如此。若刻意繕性。義有所屬。而無味。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義無所屬。而多疵。昔人謂為昧者。勦入。非虛語也。天下一篇。則後人訂莊者所作。是全書之後序耳。然則或曰外。或曰雜。何也。當日訂莊之意。以文義易曉。一意單行者。列之於前。而名外。以詞意難解。衆意兼發者。置之於後。而名雜。故其錯綜無次如此。蘇子瞻謂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猶信。

問誠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世人乃以老莊作一
樣看過何也

一莊子另是一種學問當在了生死之原處見之其曰遊
于物之所不得道一句即薪盡火傳之說為全部關鑰
老子所謂長生久視則同而異也孔子所謂未知生焉
知死則異而同也

一莊子言逍遙言重闖心期乎大老子言儉言慈言嗇心
期乎小是其工夫不同處老子言無名天地之始莊子
却言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則無名之上尚有所自始矣

春秋猶舊史周
未語志記也史
經一世然歷世
之久其傳難詳
列之所謂上世
之事若存若亡
故後世聖人唯
議其大不能辨
其細不可辨而
不辨是聖人之
智而說者引孔
子論之本文所
無不可從矣大
抵註者欲孔莊
之同然孔子言
外內不相及是
不同則所以為
莊也說者察諸

是其立論不同處若云子夏之後流為田子方子方之
後流為莊周即謂莊子與孔子同而與老子異亦無不
可也

一莊子宗老而黜孔人莫不以為然但其言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何等推尊孔子若言其宗老
也則老聃死一段何又有道天倍情之譏乎要知著書
之意是非固別有在難與尋章摘句者道也

一莊子只有三樣說話寓言者本無此人此事從空摹擬
出來重言者本非古人之事與言而以其事與言屬之

卮言者。隨口而出。不論是非也。作者本如鏡花水月。種種幻相。若認為典實。加以褒譏。何啻說夢。

一莊子五十三篇載在漢書藝文志。嚴君平作老子指歸。所引用者多書中不載。如闕奕意脩危言。遊息子胥等篇。世在其目。則此書為郭子任刪定無疑。但外雜兩集。尚有膺手。未經攢斥。世無明眼。以為相沿已久。不敢復道。然亦不可不辯也。

一莊子生於戰國。兵刑法術之家。徒亂人國。其所云絕聖。弃知。捨斗。折衡等語。皆本於憤世嫉邪之太甚。讀者不

以詞害意可也。

一莊子詆訾孔子。世以為離經畔道。不知拘儒剽竊。乃離經畔道之尤者也。攷書中所載孔子。不過言其問業于老氏。子貢稱夫子無常師。是不足為詆訾者也。若盜跖。漁父。及其徒為之。所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亦已甚矣。

一莊子篇中有一語。而包數義者。有反覆千餘言而止發一意者。有正意少。而傍意多者。有因一言而連類他及者。此俱可置勿論。惟先求其本旨。次觀其段落。又次尋

其眼目照應之所在亦不難曉。

一莊子有易解處有艱澁難解處有可作此解彼解處俱無足疑止玩上下文來路去路再味其立言之意便迎亦自解矣。

一莊子學問是和盤打算法其議論亦用和盤打算法讀者須知有和盤打算法。

一莊子學問有進一步法其議論亦每用進一步法讀者須知有進一步法。

一莊子肯近老氏人皆知之然其中或有類於儒書或有

類於禪教。全二氏之長者方許讀此書。

一莊子爲解不一或以老解或以儒解或以禪解究竟牽強無當不如還以莊子解之。

一莊子大肯說外死生輕仁義黜聰明詞若不殊而其每篇立意却又不。當于同處而求其異當於分處而求其合自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若草草讀過便是不曾讀。

一莊子用字有與他書不同如怒而飛非喜怒之怒冷然善非善惡之善游心乎德之和非和順之和此類甚多。

莊子
當具別解

一莊子命意之深處。須以淺讀之。爲文之曲處。須以直解之。若一味說佞說妙。只管附會入心性裏。回去便成一部野狐禪矣。今人蹈此病者。什之八九。須痛絕之。

一莊子或取其文。不求其理。或詮其理。不論其文。其失一也。須知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理。有天地來止有此一種至文。絕不許前人開發一字。後人摹倣一字。至其文中之理。理中之文。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也。

一莊子似個絕不近情的人。任他賢聖帝王。矢口便罵眼

大如許。又似個最近情的人。世間里巷家室之常工技。屑宰之末。離合悲歡之態。筆筆寫出。心細如許。

一莊子當隨字隨句讀之。不隨字隨句讀之。則無以見全書之變化。又當將全書一氣讀之。不將全書一氣讀之。則不知隨字隨句之融洽。

一莊子當以看地理之法讀之。欲得正龍正穴。於草蛇灰線。蛛絲馬跡處。尋求。徒較量其山勢之大小。無有是處。

一莊子當以觀貝之法讀之。正視之似白。側視之似紫。睨視之似綠。究竟俱非本色。纔有所見。便以爲得其真。無

有是處。一莊子當以五經之法讀之使其理為布帛菽粟日用常行之道不起疑異於心則與我相親矣。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為一事有原有委鬚眉畢張無不躍躍欲出千載而下可想見也。

一莊子當以傳奇之法讀之使其論一人為一事有原有委鬚眉畢張無不躍躍欲出千載而下可想見也。

莊子列傳 史記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

逍遙遊篇第一
鼎曰逍遙遊一
篇用大字凡二
十二。鯢鵬形大
椿大年大皆借
以喻心之大心
大而其逍遙
其逍遙通其所
作用無不為大
然亦有小為之
對而有大小矣
至於天無已無
功無名則其大
極矣如大鵬大
樞能用其大則
為逍遙之妙用
矣

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
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陸方壘云夫人必大其心而後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謂心與天遊也逍遙者汗漫自適之
稱夫人之心不自廣大但以意見自小橫生障礙此為極意形容出箇致廣大的道理令人展
拓胸次空諸所有不為世故所累然後可進於道昔人有去振衣巾仗屣履足萬里流大夫
不可無以氣節海濶泛莫離夫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白沙先生亦云若無大度量
得聖胎胎意蓋如此又恐人疑懸高而無所用故末結以大鵬大樞謂人但不知所以用其大耳復

獨見同編之大
大作而層層見
標註舉獨見
最多幅隘不能
每條登有各處
無名者皆是也
王元汎曰莊子
同波我二小大
也同波我者不
得不存一小大
者不得不和所
以製有諧之名
也南冥存諧四
句欲合欲離意
連詞斷鵬之大
至于此則可以
朝楚夕至矣以

莊子因卷之一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內篇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總點出大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大字是
怒而飛。怒即怒呬怒生之意。○所覆者廣
其翼若垂天之雲。○分點出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海運海氣動也海氣動
南冥者天池也。○已上直敘鵬或作人名
齊諧者志怪者也。○齊諧古書名○南冥句解一語作收束齊諧句解一語之
語作起引若他書俱可無有那能如許跌宕波折

逍遙遊

六月息可想見其逍遙生物之息起初不過吹得野馬塵埃到培得厚則可以負大翼沈一貫曰天地間有生之物必有氣息以相吹凡遠而不可至極者其色皆黯然而蒼也意天亦以其遠不可至而人姑以蒼一稱之乎

鵬之視下亦如下視上蒼如天而已矣文如海本若若是而已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矣或曰野馬田間浮氣龍樹大士曰日光著微塵風吹之野中轉名之為陽駘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湯人見之謂之流水翻說謂之流水翻說名美云摩利支此云陽炎在日前行一曰猶言白駒過隙師古曰白駒日景也

然見通雅李卓吾曰視下蒼三上蒼二比之風在下是高却又

坳堂。堂之凹處。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根若垂天之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纔是而後乃今培風。培風。後乃今將圖南。將者猶未徑去。有遲回審顧之意。言不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之故。連調與鷓鴣笑之曰。鷓鴣笑之。小鳩也。○笑人倒。是此。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決起不遺餘輩。若鵬必不輕易笑人。我決起而飛。捨榆枋。力即上文怒而飛也。捨。突也。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而已。他願也。亦無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笑其培風而後適莽蒼者。外。三餐而反。腹猶果然。可以一日之食。適百里者宿春糧。

三二

道遙遊

二

屬壽云朝菌
名曰及善生
易曰則死
但知有朝
安知有臨朝
也

先以水立喻無
端二或曰小
知幸官小年衆
人非對語何准
南子小人不及
大人小知不及
大知朝菌不知
晦朔此言明之
有所不見也註
朝菌朝生暮死
之虫生水上狀
如蠶蛾一名慈
母海南謂之虫
邪此處若仍用
大年接下便味
如蠶蛾下振轉
彭祖一句使人
于言外領其神

當蓋數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人之出行猶計程儲糧如此
日之食若不培風能免天閔之患乎○又設一喻取勢之
知小年不及大年不相及非對語也玩下文便知奚以知
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也春生夏死此小年也夏生秋死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以八年為春八年為秋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也此世人之小知亦因其居短景與二
蟲之見無異所以可悲○已上言鵬所以能六月息之故皆申
明諸言因行

味或曰窮髮列
子作終髮按此
段亦所謂融成
一片者而註於
垂天之雲句作
截非是又曰淮
南扶搖摠抱羊
角而上註扶摠
搖動摠抱了辰
也按扶摠與羊
角同是形容語
後為風名不焦
弱侯曰禽經雉
上有文鵬上有
赤二與尺通亦
作斥鵙是小雀
也方密之曰豈
即鵙乎李卓吾

文融成一片不可分析故諸
解愈鑿愈支真千古恨事
○立言本似荒唐欲以取信
故既引齊諧又徵之湯問也
窮髮之北地有冥海者天
池也北冥是文之變處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
其脩者其名為鯢其形體然後點出魚名又其文之變
處有鳥焉其名為鵬皆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所化此則
魚是魚鳥是鳥又其變處列子湯問語止此○前引齊諧
三句單証篇首從於南冥一語未及於魚鳥之大故又引
此以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之旋者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重述斥鴳笑之曰小鳥彼且奚適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

莊子

逍遙遊

三

曰斥鴳比幸官
大鵬比列子乃
莊文本旨大鵬
培風而徙列子
御風而行搏扶
搖者六月而息
冷然者旬五日
而反影切成文
乘天地以下乃
自道或曰淮南
作定乎死生之
境通于榮辱之
理陸註宋子志
毀譽而不能忘
矣定分而不
能忘矣辨境
而不能忘辨矣
有所待便是倚

至也。而彼且奚適也。上文之笑。在自安於拙。此則此小大之辨也。此只就物之分量言。與上文小知大知小年大年。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莫不自以為至。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即宋
也。猶然笑貌。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不在所效所比所。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知有真榮真辱。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世間之人。如雖然猶有未樹也。世外猶未大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順利無碍之意。旬有五日而後反。境能自樹立於世外矣。

著於物而不能
逍遙南冥其冥
亦無往也。此是
暗相照。必至人
三句分三段
致福則有已必
有然喪而後無
已。知效則有功
矣。必陶鑄堯舜
而無功矣。辨宋
厚則有名矣。必
不越樽俎而後
無名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知為善致福之人。如此者。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必待風而御之。若夫乘天地之正。陰陽二氣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不死不彼。且惡乎待哉。此是極大身分。極高境界。極遠程途。極久閱歷。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無待於名之所歸。三句發無待之名。義見大之至者。非世俗所能與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喻臨下之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喻逮下之德。有大小。二喻謂夫子立而天

立字與上出字
降字俱有自然
莊子內
卷之二
逍遙遊

之功效不假毫作用也或曰君覽許由辭曰啜菽飲水林不過一枝已君乎注小鳥也巢於也偃息也歸終也歸休繫辭焦註說文鼠一曰偃鼠沈註君其休矣吾何用天下為說莫說已治你就不會也其我無下是跌進一層法當底也韓子五厄而無遺致曰西京賦望舒窈

下治德盛而人自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而雨降矣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燭火光難浸請致天下已上讓天許由曰子治天下不待別求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致治之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有治之實足鵠鵠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餘枝用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餘流用不二喻應歸休乎君休美名也予無所用天下為鵠鵠巢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致祭喻治天勞尸祝當為其逸然格神實藉尸祝隱隱見天下治已有其實但不肯居其名耳二句找上猶代子句此段引証無名聖人

以徑庭一說言運路之與中庭偏正殊絕猶言霄壤也曰然者是然其狂而不信致曰淮南信致曰淮南者不言難者不聞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又曰太玄中首昆侖天之氣旁礫地之形又賦旁薄群生封禪書旁魄四塞又画史解衣盤礴陸註所謂我無為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朴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使人驚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斷其不信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處肌膚若冰雪形綽約若處子態不食五穀吸風飲露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行動先寫出其神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不用意天下而天下賴之外者此一句最重吾以是狂而不信也所以驚怖之故連叔曰然信接輿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莊子內篇逍遙遊

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或曰：淮南。雖有炎洪水，亦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曾臆之中矣。若然者，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然以物為事。註分三猶意念之。自又曰：為一世斬乎。亂句諸解不在此段。俱歛。凝字陸註。堯舜事皆在陶鑄之中。或曰：淮南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

莊子

卷之一

五

指警聾四猶時女也。時是也。謂是言乃汝之謂也。接輿言句之言。破他狂而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不信句。孰敝敝焉。以天下為事。旁礴混同充塞。純以神用也。斬求於治世。而世自受治於神人。有莫知其然之妙者。神人無心。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自已有先有勝物本領。疵癘所不能加。水旱所不能害者。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以其精治身。而出其粗迹。猶可理豈肯以物為事。將大本領小用却也。其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外者。以此。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

註四子堯時隱士。四子不用天下則堯視天下亦無用矣。揚升庵曰：上文皆說大此兩段說用大矣。如實之以土之失陸註。甄落猶甄落。沈註平淺免通雅史記吳落與典。廣通甄種而成。五石喻道之成。道大則不能用。道毀則不可用。故決裂而奔之。或曰：韓子屈義謂田仲曰：穀有秋。

禮冠雖貴。無奈之。有用不着之時。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在己之所貴。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陽堯都也。窅然。茫然自失之意。既見四子。不着。猶越人視章甫耳。此段沈註。格天斲之業。皆付之於無用。亦猶之乎宋人引証至人無已。諸解。扭捏可笑。也。黃屋豈殊於青山。汾陽何異於姑射。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所容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堅重也。非一人之力。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雖便於自舉。但瓠既大。剖而小。以盛。非不呿然人也。吾為其無用而指之。擊碎也。剖與不剖。俱無所用。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莊子

卷之一

六

逍遙遊

堅如石厚無礙
獻之仲曰瓠
其可以盛也厚
無數不可割以
盛物如堅石不
可割以割曰然
穀將以去之今
田仲無益入之
固亦瓠之類也
音均凍坻也今
諺言託爲養手
方密之曰音
均此附會戰字
也向曰瓠坻折
也司馬曰折如
龜文則不必改
音矣李卓吾曰
恐世人疑此等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龜坻也泝泝洗也統絮也冬月漂絮有藥故手
不坻裂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
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此拙於用大者客得之
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冬月水戰手不泝泝裂地而封之此善於用大者能不龜手一也或以
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又能用不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慮謀也以此爲舟楫如大酒樽
之形浮於江湖且其性不沉可以乘之而憂其瓠落無所
容身既容矣更何所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之心猶

李問商世絕俗
莊蕩無用故復
設瓠二喻或
曰中流失船一
盡千金盡與瓠
同司馬云腰舟
得大道則可藉
之逍遙于域外

其不能慮而徒憂所以謂之拙於用大也○此段言得其
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瓠空心之物暗喻居心故謂之有
蓬之心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惡木名其大本擁腫而
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皆無可用立之塗匠者不
顧雖便於伐亦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同畔而

救者卽風也故
下文說繫牛曰
不能執鼠
政曰淮南狝之
捕雉也必先昇
體弥耳以待其
來也

惡木等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屬狐鼻身而伏以候放者物
之閑遊者伺而欲捕得之也見害於物雖今夫繫牛也其大若垂天之雲如頽雲之
與篇首鵬翼所比不同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其技反不如狸狌

明照道通字

相為用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即以其無用之地置之。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即無用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匠者不顧。正無所可用，雖與身共之，安所困苦哉。却免狸狽機辟罔罟之害，吾言大而鼠相同。此段言小而有用，不若大而無用也。樹猶樹立，暗喻應世。故言物無害者，見無用正足以避害，得遂其逍遙之樂也。

逍遙遊三字是在史造端託始之意，一經說破，不過爽見甜一着，議論已落架子裡，因借鯢鵬

逍遙徜徉自適之貌，遊即所謂心有天游是也。此三字是莊叟一生大本領，故以為內篇之冠。然欲此中游衍自在，必先有一段海濶天空之見，始不為心所拘，不為

翻空而入，用公以六月息，包在雲烟有無中，略影一筆，層層翻跌，筆盤旋直追至以遊無窮向微遠遊字，一枝滿腹暗折到逍遙乘雲御飛，因逍遙而明帶出遊字，官然衰天下所以得逍遙之故，大樽浮乎江湖，所以濟道通之具，無用之言，惠施已說明喻意，而此却只就喻意還答。

世所累居心應世無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遊也。通篇以大字作眼，借鵬為喻，意以鵬之圖南，其為程遠矣。必資以九萬里之風，而遂以六月之息，蓋以鵬本大，非培風不能舉。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人之他適計程贏糧亦猶是已。蜩與鷓鴣輩何足知此。知有大小，緣其年有大小，其不相及也。固宜獨不聞冥靈大椿，自為春秋則鵬之自為春秋可知。是其六月息也在鵬，不為久。又可知矣。彼彭祖者，誠何足數。此鵬之所以為大如此也。雖然此非吾臆說也，又非諧私言也。湯之問棘亦嘗

趁勢點醒道通
二字前段如烟
雨迷萬龍變虎
躍後段如風清
月朗梧竹滿疎
善說者要須撓
閑枝葉方見本
根千古奇文原
只是家常茶飯
也

及之矣。至如鵬之適而斥鷃之笑也。誠不異於二蟲所
云。此無他。小大故也。彼世之一得自喜者。何以殊此。乃
宋榮子進矣。以未樹而未大。列子又進矣。以有待而未
大。惟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六時消息之變。以遊於不
死之門。方可為大。即所謂至人神人聖人是也。於何徵
之。如許由之不為名也。此無名之一証也。藐姑射之不
為事也。此無功之一証也。堯之宵然喪天下也。此無已
之一証也。皆能用之以成其大也。然非致疑於大而無
用也。故不龜手之藥。得其用則大。不得其用則小。居心

者視此矣。抑非必求其有用而始為大也。故狸狌聚牛
或以有用而致困。或以無用而免害。應世者視此矣。大
瓠也。大樹也。又一鵬也。何不可遂其逍遙遊哉。人惟求
其大而巳。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証。忽而譬喻。忽而議
論。以為斷而非斷。以為續而非續。以為複而非複。只見
雲氣空濛。往返紙上。頃刻之間。頓成異觀。嗟。方壺云。統
中線引草裏蛇。眠謔得之矣。

齊物論第二

歸有光曰欲存天下之物論必親諸未始有物之先李卓吾曰篇內云彼是莫得其耦今曰似喪其耦便有心物忘我之意李衷一曰喪耦我固在也喪我則并我無之矣呂吉甫曰嗒然之間知今隱几之不同則其親之亦察矣蓋昔之隱几忘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

雲空蒼莽... 嗒然似喪其耦... 固在也喪我則并我無之矣... 嗒然似喪其耦... 固在也喪我則并我無之矣... 嗒然似喪其耦... 固在也喪我則并我無之矣...

內篇齊物論第二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緩吹ノ嗒然似喪其耦嗒然相忘

而立于獨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

木體不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念不起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前人隱几無嘘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

者吾喪我汝知之乎無我相故形槁木而無言心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聲所從出曰籟

曰敢問其方也類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噫氣是惟

時也陸註昔前此也劉須溪曰炎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曰風知風之所起起與其所受則不存者存褚伯秀曰大塊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又云天也按大塊載我地積塊皆爲地也此似指天地間噫氣噫是也李註獨不聞獨不見言地籟之作止汝所嘗聞見以其所嘗

生之

齊物論

聞見而究其所
未嘗聞見則天
籟可知矣或曰
三亦聽廣身聽
風行聲九歎秋
風澗二以蕭一
歸有光曰風一
也聲隨竅異言
從心竅亦然道
一而已方齊之
曰長能倒用崔
窺也子風一
下唱字竅一
下和字用字各
詩王註今俗呼
風少為調二地
而采茶者以嫩

無作但緩出如今日隱几之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
窅窅而不自遠而近山林之畏佳音構處所以受風者大木
似圈厄匪之屬似白淺似注者曲似汚者言形之不齊激者
笑者深而咬者上言聲之不齊前者唱于輕而隨者唱喁
風則大和疾風則隨厲風濟則衆竅為虛窅寂然矣三
句言風勢粗細不同而各形各聲中又有不齊無來路去路井然而獨不見
如此上從無生有此自有歸無來路去路井然而獨不見

條為才擬言
二然可擬或曰
言風之吹有方
不同而不齊也
互不成語天
地蕭有方不
之謂富淮南有
方不同而便于
性不答天籟而
即地籟以揭醒
變化玲瓏者字
頭斷誌自有神
味地籟尚無
心天籟豈可有
心哉遙望言非
吹也句閉三定
靜安慮也問三
探察瑣屑也矣

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是樹上枝葉掃動之形故曰
刁刁乎見此段描寫地籟在衆竅受風上見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再提起則無處安着此句便補下則漏若
之細處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邪吹指風而言萬萬竅也風之吹萬竅也
此若者自取其怒號者誰為之邪誰字與自已相大知閑
應暗指天也三向答天籟為下有知而言起引大知閑
閑小知間問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知與言是一篇之眼然
此四句立局極得振袞挈領之法有知有言是非之所從
出便是無中生有了大知謂全體小知謂一端大言謂通
論小言謂偏解一人之身皆有不必分別優劣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

齊物論

一說山莊其有私焉言汝身中件皆收則有私焉

有而可行。人人有而自信。一舉足一舉眼。就在面前。終不見其形。蓋有情無形。寓之不可執之。不可主意。豈孟子從其大体章。相似揚慎曰。此節從形體上認取真君。即與象之天籟或曰。就君臣字。交宰府。君林註。手足耳目互相為用。足時用手。手時用足。陸註。存真亦問辭。真君與我

莊子因

卷之二

十一

不可見之情。求之於身。問其最親厚者為誰。○第一層。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身中所有數件。或皆可親而悅。無所分別乎。抑亦有所極親於其間乎。焉亦問詞。○第二層。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問在我身中。皆為服役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乃均服役於我。則不能相為統攝。或於服役之中。互為統攝乎。○第四層。其有真君存焉。彼遞相君臣者。畢竟役人而亦役於人。若真君也。真君即真宰。○層層擊出。應上其誰耶。三字。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既知於真君求其情矣。若求而真不加損。蓋此真自我受形以來。本無喪失。與物相及直待形盡而止。其與我相親相私相治如此。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且暮不與。不以求得而存。不以不得而無。真君於人本無益損。但憚之則聖迷。則凡耳。真君與我情厚。不忍於我。我當置他於安宅。而今則否。或曰。言我今受天命而成人形。當不特區其真。以待天年之。耳。由子方篇。董然其成形是也。又按淮南公牛哀為人為虎。二者代謝各樂其成。

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真君之至。重如相逆相順。無有底止。一旦形盡。而此真亦銷滅。無存。誠可愍也。何其昧昧若此。詎以人皆若此。而無有獨覺者乎。暗伏下以明意。其行文雖似三疊。却是一氣。外篇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已上言物論不齊之害。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成心。謂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見在胸中。牢不可破。無知愚皆然。知代句。即上文以知日夜相代非我無所取意。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若心中無成見。則無是非矣。今日適越而昔至。是以無有為是。惠子語。莊子引之。以見其必無是事也。

莊子

齊物論

十三

形不死未死也
甚如世二然歸
之甚沈註成心
天下篇各其
所欲言以自爲
方者也。雖當
付之不知吾獨
奈何知之而空
肆其辨哉。索帶
吹字其所言當
未定之時如敲
音之淳朴是曲
筆言惡乎隱是
喝起一筆言隱
乎榮華。總是勘
實劉註所言未
定我以爲是波
以爲非物論從

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禹歷九州方知
九州之處以無爲有禹尚不能况其他乎。夫言非吹也。
自隨其成心句至此。言物論皆人心所造也。
言者有言。謂言有言之理與風吹之無心者。其所言者特
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敲音亦有
辯乎其無辯乎。但所言之是非未有定屬有言之理與未
嘗有言之理總不足計。敲音鳥雛出外而
者何以異此。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音隱蔽也。有言既與敲音無辯則道無不存
言無不可也。因何而有真偽是非之。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別乎。四語俱請問以起下文之意。
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小成謂安於一

此起然自達者
觀之無異敲音
言隱乎榮華即
小言詹之故
以明謂因波是
非曉之沈註物
本大同無非波
亦無非此自波
者著物而論則
不能見物而謂
之異同知者超
物而論又何同
異之有在物則
無非波亦無非
波所是在波自
是之時雖不見
而其心未嘗不
自知也因波

察以自好榮華謂私於私說以相誇此道與言所以蔽也。
儒墨之自是以相非者非以此歟。○自言非吹句至此。言
是非本自無定。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皆成心爲之耳。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之是非欲有定論在用我無成心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明而已。○已上言物論有齊之之法。物無非彼物無非是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凡物各有
是非各有彼我欲以明者必置身於是非之外。易地以觀
斯見彼出於是則其爲是亦因彼而然耳。○見字知字皆
自上而明。彼是方生之說也。物方生方死亦惠子語。莊子
字生來。彼是方生之說也。物方生方死亦惠子語。莊子
愚意齊物論一篇全爲惠子公孫龍等而發。蓋惠子輩以
善辯者各物論所以不齊也。故篇中多引其言。又指其事
二。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是非之說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者
於無是非之中忽然而生彼是。譬之

齊物論

以為是即依放
所是莊更引惠
子說蓋因糧于
敵破其說也王
註不由不中是
非之途也彼是
須尋出箇此非
的偶來方顯得
他的被是今却
無尋覓他也只
索罷了是非而
忘豈非道樞從
道樞而得箇環
中的把柄以應
無窮則辨者亦
知是非之無窮
而掃除一切榮
華之言故曰莫

猶方生矣。乃有生則有死。循環無窮。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是非之相因。若分別之。何處分別。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之於天。亦因是也。不由不從也。照之於天。鑑之以自然之
以已見也。照字根上。明字來。天字生下。天均天倪等字。
此句最是肯綮。因是兩字。是齊物論本旨。通篇俱發此義。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言因是之實在。以彼之是非。
是與無彼。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
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使彼是則
無有。偶對而我常操。其是非之樞紐。以得其循環之用。不
落於邊際之偏。以順應是非之無窮。所謂以明者此已。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

知其是非而
明之沈註人各
以在我者為是
在在者為非。以
我指人。指則
人指誠非指也。
以入之非指而
比我之指。則我
指亦非指。則我
白馬指物。二論
載於篇末。請往
觀焉。陸註人曰
可因而可之人
曰不可。因而不
可之此。謂因是
筆乘道可。亦因
而成之物。有然
因而然之。郭註

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辯論雖
過一指。一馬道。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
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天地萬物。不過指馬。既
可。然不然。隨物皆。故為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悒。悒。怪。異。
道通為一。也。凡物之不同。在道則無不通。如此。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破碎。日分。圓
日毀。凡物之成。毀相因。平陂。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
往復之理。無不可通如此。

建橫極樞通雅
東方朔曰以建
撞鐘建極樞大
小耳李註適至
也至於得則不
惟非者息是著
亦息故曰幾矣
已二字從不
用生來壹偏
也為者自以為
壹不知跳不出
這個圈套也沈
註今之辨者勞
神極慮以為一
而不知其本一
也視去三者若
狙真慢世之尤
者彼欲朝朝暮

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庸眾之中不必自用而愈有以得其用。用而通通而得。有不知然而然。此因是之道。已已無所不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壹執滯也。狙食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於芋之本數原未嘗加損。使不因狙怒而改命之。則狙之怒終不可解矣。此亦因是之道。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和調也。聖人知其如此。故和之以是非而止乎天然之則。自無不均。可通為一。故兩行而無分別也。○自以指喻指至此。言

三則朝三暮四
被必不喜聖人
和之以是非即
用此法。兩行即
是亦一無窮。非
亦一無窮也

道本無不通。無容執滯。所以發明。因是之故。照之以天者。心之所及。休乎天鈞者。道之所歸。物論之所以貴齊如此。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知道者必通於未始有物之先。方為道之至。方為知之至。古之人。即下面所謂

陸註自是非生
而道於是乎虧
矣。道虧則人心
不復知有自然
之真。作好作惡
各成其自愛自
好之私。故曰道
之所由虧。愛之
所由成。
朱註故猶跡也。

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一層。是也。○第二層。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三層。是俗本為封費。其次以為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第四層。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有是與非。則道為既散之朴矣。虧猶壞也。○第五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言尚也。○第六層。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相因於有物之後。以未始有物觀之。皆無成與虧矣。

安在也終歸于
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而已謂之
指也舉其名迹
雖復繁然其
滯礙了無分別
吾亦無謂之謂
不言之言疏性
足為大無餘為
小也沈註以有
形為大則秋毫
大矣以有限為
小則泰山小矣
以有生為壽則
殤子壽矣以我
生為天則彭祖
夭矣一上原著
不得言謂之即

○周子大極圖說個無極。儒者以為千古未發之秘。不知無極之上。尚有無無。宋儒未會道得。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若忽從無無之中說個。是無了。則未知此有無。果孰為有。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平。孰為無乎。有無本無處安着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今我既有無是非。是非之一言矣。亦未知此一言為有說乎。天下莫大於秋。為無說乎。有說無說。我亦不能自知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天下之理。和盤打筭。大小壽夭。總地與我並生。自天地之視我。與視萬物。原無兩樣。是天地與我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既為一矣。則無容有。

言也既謂之一
則算不得無言
也。與上神禹照
李卓吾曰吾意
以至一足以齊
眾救矣。而不意
眾救之畢。起于
一也。一原不得
有言。無通則因
平一而已。
或曰淮南作自
無。適也。而有
無。適也。而有
作則字講。陸註
只為立箇是字
便有疆界。入德
時俗之所謂德
也。陸註論是統

言於其間。但謂之一。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即為有言於其間矣。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曆數者也。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由一而生。言由言而。其從此適彼。故也。若欲無適。則所謂因是而已。自今且。有言至此。以無是非之言。即為有言。不如併此一言而去。待我出言。以齊之矣。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夫道無往而不存。故未始有對言。無存而不可。故。生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對而相反。有倫有義。在物曰倫。有。分有辯。群則有分。有競有爭。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莊子因

齊物論

七

論道理則此
按長短辨則此
此反覆通篇大
旨俱在論而不
論而不辨而
句道昭而不道
言既明則不道
也下四句一例
解大辨不言是
主或曰孔融傳
贊註固即列字
五者指昭辨常
清伎而言方道
也言此五者混
鑿而后易道固
字淮南作非可
證也沈註不言
之言不道之道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立大經以為世道之計此即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非
聖人有微詞焉未嘗反覆稱引以示人也。故分也者有莊叟可謂尊孔之至書中貶聖處皆非本意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聖人知有言即以起爭故有不辯之人則懷之與示之相去遠矣此段又從上段有言之意透下見得聖人雖有言仍不起是非之意看他雙收道言二字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嗾大勇不伎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聖人有言不起是非是已究竟不稱方為大道不

異有所不言不
道而天下之理
畢茲於其中豈
若有所不知而
以其不知含矣
下之知正是太
光明藏不滿不
竭正解天府此
段應無益損其
真故或曰淮南
大道無形大仁
無親大辨無聲
大廉不嗾大勇
不矜五者無弁
而幾鄉方矣不
言之辨不道之
道若或通焉謂
之天府取焉不

辯方為大言即如大仁大廉大勇亦皆不存其迹若但
道不及不成不信不五者尚有迹存雖似圓虛漸落邊
際非上乘也故知必止其所不知方為至矣不知則在末
始有物者矣應上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通篇結穴在
此惟止於所不知所以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
無言真齊物論妙訣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
來此之謂葆光如知止其所不知者奈何即此不言不道
應無窮自然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也此葆藏其
光明亦猶聖人滑稽之耀而已知其不知豈非至哉○篇
中段段散行卷舒收縱至此忽將知不知分
二對總收意雖逝而詞實對是散中取整法故昔者堯問
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宗一
一國胥敖一國不釋然者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
常存於胸中而不能解也

莊子因

齊物論

七

損酌焉不竭莫
知其所以出是
謂搖光三者
資糧万物者也
註稱玲也謂和
氣之見者深也
沈註無遠述幽
深附之自若此
聖人之所以私
至德此葆光之
論也

間。蓬艾之間。言其存國於卑。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
出。萬物皆照。之於天相呼應。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葆
德之所由成。積厚流光。自然無物不照。區區是非。總不足
入其胸次。舜之告堯。是已。今日之喪我。亦欲知止其所不
知。以渾同是非之言。獨見論者非謂之甚。不足與較。惟修德以臨之。及將自德而廢然而返矣。
物論之齊。非以此哉。或曰。夫一節之目。能照乎。其無所不照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各有所自是也。曰。

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同。文情奇幻。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一語是此篇之眼。蓋知則落邊見。所以為不知。且吾嘗試

羅註漢景帝詔
或地饒廣虜州
奔趙充國秦今
屬太美地虜州
或曰通雅獮狙
獮獮之語也升
菴言獮狎以狝
為雌即獮狙
又曰次音桂跋
驟也方密之曰
鳥桓傳句次即
句箇足證通音
又曰淮南繁然
殺亂莫知其是
非者也

問乎汝。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齧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

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螂

蛆甘帶。也帶。蛇也。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後獮狙以為

雌。麋與鹿交。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此個不知。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

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

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

朱註無謂有謂
不言之言
或曰孟浪古本
作益浪與放浪
通
又曰淮南見卯
而求晨夜見贊
而求成布星其
理哉亦不病暮

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上所言正處正
味正色皆利害
之端至人不但利害連生死
亦不知所以為不知之極致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夫子孔子也聖人不從事

於務不以世故為事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無求於
世也不

緣道無心依道無謂有謂未嘗不
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
言也而遊

乎塵垢之外此句承上六句與不
從事於務句相應夫子以為孟浪之言孟
浪

實也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

黃帝之所聽發也發猶惑也言此道難知
即黃帝聽之而猶惑也而丘也何足以

知之且汝亦太早計見邪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言汝
此時

又曰鵠野子掌
天地而能遊者
謂之還名註旁
日月挾宇宙也
常在實際而遂
於名

身分尚早未得到彼地
位何敢輕易許之乎
吾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則為孟浪故以妄言之聽之則為早計故以奚旁日月挾

矣聽之已上先答他夫子以為孟浪三句奚旁日月挾

宇宙旁日月挾宇宙即上文不從事於務而遊乎塵
垢之外之意奚者謂何道以致此也諸解無謂為其

脗合置其滑潛不求辯論之明則庶幾矣諸解無謂
以

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故有分別高下如官之相轄
以

役役而徒勞也聖人則不然惟以參萬歲而一成純雖萬歲
之久而事

若愚也無知而已諸解無謂參萬歲而一成純雖萬歲
之久而事

頂上不就利四句生下生死覺一段諸解無謂
此句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言積然於萬物而萬物盡然則是非不
起矣此句頂上有謂無謂二句生下

我與若辯一段言萬歲則無不齊之時予惡乎知說生之

生子因

卷之一齊物論

三

秋不就利違害
喜求
雖無心却是聖
人之功
雖有功不見聖
人迹
或曰子惡乎以
下不與上文接
或有脫文

在存上收煞却
冷轉一語翻反
從前話柄曰周
典胡蝶必有分
矣不知者以為
尚生分別知者
以為人牛俱失
之机也正言若
友
化則無不存矣
存物論是言物
之不能存不可
存不當存不必
存先將人賴地
賴陪山天賴已
影箇天然生就
不能有的樣子
落到天賴用不

知其所為便三
句得存不存都
提在空中蕩漾
折到無損益乎
其真見得不當
存之故又一路
騰挪存之之害
順勢拋出聖人
不由而照之於
天句使不當存
不必存之故如
旋波乍起愈轉
愈深連用兩箇
不用而寓諸庸
使不能存不可
存不必存不當
存之如激得浪花
畢濤點滴淋漓

莊子

卷之二

蝴蝶則必有分矣。明明是個兩物。夢此之謂物。
如雀化蛤。雉化蜃之類。故外篇云。其死也物化。言人之
死亦猶物之化。不相知也。以夢覺驗之。則其理躍然矣。
此段言天倪自動。或兩物而歸一物。或一物又
疑兩物。俱成幻相。見物論本齊。相待相疑。俱非也。
明道之言。各有是非。是謂物論。物論之不齊。皆起於各
自為我之心。然有心則有知。有知反以傷其心。而究無
損益乎道之數。徒增紛紜耳。故欲齊物論。必須善用其
知。善用其知者。止其所不知者也。通篇以知不知作線。
曰芒曰昧為無知。曰明曰照為善用其知。曰滑疑之耀
曰葆光為止其所不知。止其所不知。將奈何。所謂因是

也。南郭子綦之喪我也盡之矣。以為人心之有是非。本
是無中生有。猶風之吹萬不同。忽成無數。變態誰為為
之。是地籟也。實天籟矣。人心由知而有言。無論大小。皆
其自造。千頭萬緒。乍起乍滅。自所謂真君者。茫不知取
其寃。至勞神明以終身。俾心與形俱盡。而不已。何也。以
其有成心也。夫言等之。穀音之過耳。原無有真偽是非
於其間也。乃有所蔽以生。儒墨彼此紛無定見。是未嘗
善用其知。即物之彼是。易地以相觀耳。惟因是而照之
於天。以虛相應。無窮期也。是豈故為強合哉。蓋道原通

莊子

齊物論

三

然後拖出論而不議句明點論字餘綺繞出不存之益樊然淆亂見至人未嘗置喙大覺難遇見我生何用自勞然則不存則人皆放下不存之則人皆分不開不如付之一夢齊與不齊諸君自認

爲一。高下美惡常怪成毀所不得與焉者也。達者知之。勞神明爲壹者不知也。此聖人照之於天亦欲止乎天則之自合所以善用其知矣。夫知以何者爲至哉。古之人必置其知於未始有物之先其有物者次焉有對者又次焉以其漸及於是非也是非用則未免有成虧之弊。然而非偏竟不足爲成虧之據不但道之本通爲一。卽用道者究亦無或不一也。聖人所以於滑亂疑惑之中而有其明豈非置是非於不用之故哉。夫無是非則無言矣。乃吾試思之卽此無是非之言亦未始非言。

也。斯言是歟則與是類。斯言非歟則與非類。前以人之言欲易地以相觀者此以我之言亦不妨易地以並處矣。顧無是非之言何言哉。必遯於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必遯於無無言之始矣。尤有進焉。大小壽夭天地萬物無不爲一。然一卽爲言由此相適於無已。是欲齊是非者反以增是非矣。故不如前所謂因是已者併此無是非之一言亦可省也。夫不論不議不辯聖人於有言之時卽存無言之用亦恐生八德之吟耳。然猶有言之迹者存也。大道大辯則不然。雖不道不及不爲已甚亦

難語於圓虛。古之人知之所以爲至者，亦惟止其所不知者矣。於所不知者而能知，則天府也。所以得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於所知而歸之於不知，則葆光也。所以圖滑疑之耀者也。舜之告堯，亦不過此。他如利害死生付之不知也，則王倪之告齧缺也。君牧人我，不能相知也。則長梧之告瞿鵲也。至於形影相待而不知所以然，夢覺相疑而不知所以分，則知之止於不知，漸入化境矣。尚何不齊之物論哉。文之意中出意，言外立言，層層相生，段段回顧，倏而羊腸鳥道，倏而疊嶂重巒，世儒見之。

每不得其肯綮，輒廢閣不敢復道。此猶可恕，乃敢率臆曲解，割裂支離，俾千古奇文埋沒塵土。嗚呼，莊叟當日下筆落想時，原不許此輩輕易讀得也。又何怪焉。

公孫龍子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

莊叟指馬之說，或曰出公孫龍，或曰否。諸說紛然，各言其所欲言也。夢之學者當循其本耳。姑按二論而附之。秦野云。

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馬之非馬
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
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
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
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
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
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非馬也。故曰。白馬
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
白馬為非馬。謂有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
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

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
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
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
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曰。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
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馬皆所以應。白馬者有
去。取於色。黃黑馬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
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
而物可謂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
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

養生主第三
林疑獨曰夫真性裂而有善惡
二立而有名刑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于方物混同而無譽無毀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亦所以有惡過之者生或輕生趨多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名近刑之善惡

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無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經？誰經謂非指。天下無物，誰經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經？誰經謂非指。誰經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非順性命之情而公其已甚者
郭鹿門曰下已字粘上已字已知其為殆而又用其心思不已終于殆而已或曰督解正申為是管子為善乎母提二為不善乎將陷乎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平日月無已也生天所付之理年人所得之分其失一也

內篇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無涯。應事之識，所以運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隨逐也。此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此句言其已如此，而役為知，惟危而已。為善無近名，或輕生趨矣。尚何益哉。已上言不養之害，為善無近名，或不至於名。為惡無近刑，或貪生逐利，緣督以為經，緣循也。衣背當喻凡事皆有自然之理解，如下文所謂有間是也。經常也。循此以為應物之常，不必復隨無涯以為知矣。時解上下文俱說可以保身，指身體可以全生，指知覺可以養親。生所當為，可以盡年。指壽大言，四句皆所以免於之。大者，始者。已上言養生主之法。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養生主
卷之
三

平
同馬法
不草綱目考
大尺則非
此字平
平百非
準而如

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借文惠君之口發
發緣督以為經之義。叙事處喻應物之善。所云天理
固然有間等語。皆喻物有自然。理解無難處之事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其後以罪被刑者。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介。特也。特足。故謂之介。天與其人與。計其生來便是獨足。平
乎。曰。又更。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獨彼一足。若人
之貌有與也。凡人形貌無不兩。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使
其祿仕。故取。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求食甚難。不斲畜。平樊
中。神雖王。不善也。樊中雖有食。然授人以殺割之權。神非
如高舉遠引。處於利害不攖之地。喻右師受祿。被
刑。非養生之道也。通段發為惡無近刑之義。

可疑也。止在乎
出之速失之出。
亦因哭者而此
筆乘前言之之
當養此言死生
如一豈故相友
我知死生之一
者乃為善養生
不能及其養生
之道如彼刑也
焦從吾曰曰神
行曰神王養生
者養其生之神
也隨無涯者死
懸解者不死錄
督者生忘所受
者不生沈註有
係為懸無係為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不盡禮。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邪。疑其曰。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疑非弔。曰。然。若此始
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其人猶言。個中人。今知其向
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
彼其所以會之也。彼指老子。會。會合。必有。不斲言而言。悼
不斲哭而哭者。以平日用情過深。其死是道。天倍情忘
其所受。是違天之理。而倍益以人之情也。古者謂之道。天之
刑。情之所鍾。自為桎梏而已。已上詆老聃。俱在平日上
人之哭。尤為奇也。及怪夫人之哭。因怪死者。適來。夫子時
有以致其哭。吾不知其從何落想。大奇大奇。

可疑也。止在乎
出之速失之出。
亦因哭者而此
筆乘前言之之
當養此言死生
如一豈故相友
我知死生之一
者乃為善養生
不能及其養生
之道如彼刑也
焦從吾曰曰神
行曰神王養生
者養其生之神
也隨無涯者死
懸解者不死錄
督者生忘所受
者不生沈註有
係為懸無係為

養生主

孟子注
去上篇所
謂解
例與
喻同

鮮有死生為縣
無死生為解
人命存于天
言薪指如而可
窮也指窮於為
薪一以見生之
當養一以見縣
鮮不致郭註為
薪猶前薪也劉
註薪火之論以
譬神舍於形而
屢移也古之至
人所以載管輅
而視形骸為逆
故者以此况肯
狗形而喪其尊
形者乎王註以
薪繼薪則火不

能滅知養生
則生不滅則火
所以傳不絕則
生所以久所以
無時而尽也鼎
按此說本於郭
註
魚從吾曰此篇
首言知無涯而
終之以不知其
及惟知而不知
故虽死而無死
矣老子曰死而
不亡者壽又曰
不自生故能長
生有不生之生
而又有不亡之
死則生可死亦

莊子內
卷之二

也。適去。夫子順也。來。生。去。死。也。適。偶。值。也。偶。安。時。而。處。順。生。時。自。生。偶。死。理。當。死。耳。哀樂不能入也。人。苟。安。於。自。然。而。生。則。不。以。為。哀。樂。處。於。自。然。而。死。則。不。以。為。哀。樂。何。益。已。上。論。入。中。死。則。解。其。懸。而。下。矣。此。皆。帝。之。縣。解。天。之。所。為。非。人。得。與。哀。樂。何。益。已。上。論。入。中。者。不。當。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指。實。也。作。活。哭。之。義。薪。喻。形。火。喻。神。薪。所。以。傳。火。為。薪。者。既。窮。火。亦。隨。字。呼。應。薪。喻。形。火。喻。神。薪。所。以。傳。火。為。薪。者。既。窮。火。亦。隨。盡。但。薪。之。窮。可。以。指。實。若。火。既。盡。之。後。則。有。不。知。其。能。他。傳。者。喻。形。有。死。而。神。無。死。本。不。當。哭。也。三。句。自。明。三。號。而。出。之。非。薄。通。段。發。為。善。無。近。名。之。義。養生王者言養其所籍以生之主人。即齊物論篇所謂真君是也。此篇亦從前篇生來。大意謂人之生有盡而真君無窮。若不得其養之道。則終身役後。相刃相摩。遂

致其形化。其心與之然矣。故為著養生王之說。為善無近名。三句是一篇之綱。善指德義言。惡指勢利言。俱就應物上講。為善為惡。不為己甚。悉循乎當然之則。順而處之行。所無事。所謂緣督以為經也。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批郤導窾。技之神而不勞。雖有族之難為。微動刀而已解。此亦緣督為經之術。無他。諺巧也。養生之道。豈有殊歟。然或有不得其道。如右師之厠身。寵祿。胎禍。則危似為惡。而近刑者。乃雉之飲啄。維艱。而樊籠不願。則何也。故知善形之不如善神矣。如老聃之生。用其情。

莊子內

養生王

可而何乃言長
短壽夭也。莊生
言老聃死于泥
維神王之後以
終養生之旨豈
無意歟

死致其哀似為善而近名者乃帝之懸解有時而薪火
無盡則何也故知任人不如任天矣惟利害不撓以生
而全其主哀樂不入以主而待其生則吾生有涯而實
無涯也斯為善養已文之晰理精確體物肖似有呼有
應極方極圓此莊集中所謂布帛菽粟之文不可一日

離者也

魚弱侯曰按佛典有解此章者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則薪非薪則

養生是言養生六主腦開手直起生字及旋養字善惡兩層夾出綠督筋經句暗照生字下四句飛花驟雨千點若照只是
一點隨用危丁一段接住見養生者且不隨無涯以自殆亦不至長物而商辭惟養此一片清剛之氣隨机鼓動神遊于天理則自
不復於物明點養生字折到右師之介將不養生的樣子作觀末段帶出一極養生之老聃拈出一無間養生間事也他最處傷
生的過失正見得養到老聃杖履還須仔細非貶薄老聃也通篇只首段文法略為易明餘則月華霞錦光燦陸離令人玩其
文而忘其命意之妙

莊子因卷之一終

